

卷四

書名 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至壬集五卷 嘉靖二十五年序錢塘洪?清平山堂刊本
 撰者 宋 洪邁 撰, 明 葉祖榮 編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小說家-異聞-南宋
 索書號 夕嵐草堂:S3074
 編號 90178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90178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夕嵐草堂:S307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至壬集五卷 嘉靖二十五年序錢塘洪?
 清平山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甲集
 忠臣門
 盡忠類

盡忠類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為郎官有鄰士甚貧以教授為業嘗
 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曰吾汝六
 也國初為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某村
 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獨
 今田固在但為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可
 既覺未敢遽往次夕復夢頗見譙責某對曰

計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吾飲乎皆曰幸甚即具酒殺借往小飲一亭前有大假山道人酒酣振衣起舉手指劃山石一峰中分兩人就視是樓臺山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注目間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縫遽合傷其指道入杳無踪矣它日兩人復至社壇用原瓦施之已無所効惘然怨悔而歸後訪乳巖舊臺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扣姬云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今又不復然矣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辛集

巫妖門

桂林秀才

樂平向十郎者為商往來湖廣諸郡嘗販茜杯數十篋之桂林值久雨憇僧寺中天乍晴悉出茜曝于庭俄一人儒衣入門相揖門勞委曲如舊較久率爾言曰君之此物能捐十之一見贈乎向笑曰鄙人不遠數千里來貿易以覬錙銖之息歸養妻孥不幸困於雨進退無計君何為出此言且素昧平生何緣損已以相餽豈故相戲邪其人卑躬下氣求之不已向大

怒極口詆之則熟視微笑而去少頃所曝齒皆變白色欲腐向驚疑莫測一僧在旁密語之曰此子精於南法非特能變幻百物亦能害人向愁慘泣曰爲之奈何僧曰吾知之久矣見之熟矣彼固不敢犯我然以其挾妖欺天害人以自利心惡之今知客反掌受禍詎宜忍不言此子技至精儕輩莫及獨此東去十里外有老僧能制之而其居隱遠人所不識客誠能虔心求訪盡力哀祈當轉禍爲福不然無濟也向拜謝如教亟往訪之則荒榛蔽目絕無人跡蕭然一草不蔽風雨老僧骨騰獨坐向趨拜致敬跪以情白

拒之甚堅曰吾厭苦世紛屏跡待盡安有所謂道術哉且何人饒舌爲汝道回洒涕悲鳴拜以首數乃肯首呼入室取丹書小符一紙付之曰汝歸就曝處以大釘釘之勿令盡彼若來悔伏則取而縱之向歸用其說未瞬息間齒色如故秀才者復來遍體腫脹氣息纒厲令二僕扶持蹣跚悔謝曰昨聊與客戲爾何至是所携貨既無傷幸舍我向爲去釘其人漸平復如初鄭重而出別有告者彼非真感君賜也業已相眉鬢隙既成必謀報怨將何以待之向益懼又奔詣老僧僧曰若果爾宜重釘此符令沒入地除妖以寧

一方吾之志也同謹奉教符纔沒地外間爭相傳告
云秀才暴卒矣是事本吾邑向元伯侍郎族黨所致
而鄉人皆不知後聞何德揚始言之

潘成擊鳥

廣州人潘成販香藥如成都弛擔村即遇一道人謂
曰君每食時倘有烏鵲及異物登几案剝啄時切不可食其餘仍須尾逐之俟其落處急擊將有所獲越
三日潘方食有大鳥自外飛入見人不懼舒徐就器
中攫食潘憶道人語急擊之鳥突起潘携挺奔逐鳥
翔飛而去離地只數尺終不能高舉約二十里力乏

墜地化為老嫗又擊之嫗悲鳴求納金贖命乃相隨
行又十許里到一峽小山下有坊廬嫗叩門一女子
年可十五六出迎置酒相款其家雖觸事野寂而酒
饌精潔器用雅素俱用白金為之酒罷女奉黃金十
兩與客潘甚喜忘其為異物也遽受而辭歸告其逆
旅王人且將同訪黎直復往一無所見蓋此嫗習幻
術者云

沈子與僕

沈點字子與臨安人徙居會稽以進取不利入蜀謁
親因留十年在一僕使令喜其解事挈之東行道經

巴東過村市請店買麵坐良久店傭供他客食竟而
故不及沈其僕怒且慮其有他志白沈作計捨去行
數里腹忽微脹僕曰已墮他術中當且住作計解襠
乃買錢索十餘條使沈繫繫其腰僕亦如之乂焉索
皆斷張亦隨消僕賀曰我無事矣彼賊即當奔來告
我矣復前進可二十里果有男女相續汗喘而至呼
拜乞命曰恰不合妄觸尊官乞恩垂慈復哀祈乃就
地捻土一塊與之皆異謝而去旋以問僕僕云彼家
習妖法不謂我亦能之既不獲害我當自受其殃蓋
自索斷之後彼竈不復可然火雖終日加薪不能熟

一竈之費湏三四千錢聊以困之其家正被病竈復
不然唯有死耳得吾土屑服之乃可定耳沈屢以語
人道路之難有如此夫

梁僕毛公

福唐梁緄居城中嘗往某鄉求福縣視田一僕毛公
操舟半塗值暮望遠岫民家男女雜沓若有所營毛
語梁曰彼方賽神當往求酒肉來獻即蘆茅拋之微
作叱咤良久寂無應者毛窘怖失措亟入舟舉一盆
覆其首俄風雲晦冥嘈囂小舟搖棹如舞一物鏗然
有聲移盃上若刀劍之臨已上響止風息盃碎為四

五片但有半破蘆管在焉毛喜而出曰彼伎倆極矣本只是寄個消息去戲覓祭餘不料他便起惡意反要相害今殺之不難不欲為官人作業且當小報之乃拈亂稗一把置熅火焉其家應時烟起焰合轉盼間焚室廬幾半主人率徒侶十餘人携酒一壺豚蹄一雙奔造水次見毛遜謝曰若早知是毛公自當祇奉何意却成激觸恕其罪過納此微物毛為撲滅稗烟彼家炎炎方熾隨手頓息但已焚香不可救耳永福人大率好奉妖術而毛伎最高故勝之也兩下皆洞曉其名若外人遇之危矣視乃吾族外孫與大兒

說此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有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使挈水不動不知彼婦尤善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答頃之曰若然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為小蛇客探懷取塊粉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不能入婦人汲水嚙之稍大於前又懇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嚙水叱之遽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嚙客婦人又諭止客猶不聽蛇即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

聚觀且數百同寺人欲走訴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
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精何敢
若此若值他人汝必死矣客再拜悔謝隨詣其家為
弟子云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以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
坊者皆畏事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計十餘
家各與錢二十千則一歲酒平善巫藉此自給無饑
乏之慮一日因他事頗窘急詣一富家有所求曰若
家富贍力足以濟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



年年餉君二萬錢其日夕矣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
錢不可得巫笈而去出駐近店遣僕買酒一升盛以
小缸取糞污攪雜携往林麓馬步作法環繞數匝座
之地中而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而不知事
所起巫還店俄道士亦至少憇訪酒家見舉肆惶惶
其故備言為巫所困今酒瓮成列皆作糞臭欲往哀
求也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術能治之但
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臭止又言凡為此
法敗五穀者必用蠶穢罪甚大宜齋戒為拜草上懇
其家方愈志迫切營醮事道士伏庭下踰數刻始

起曰玉帝有勅百日内加彼業疾然未令即死也自是巫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其系摇摇若絲縷稍觸之則痛徹心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箐舁以行丐飲食便屎俱在箐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尚書宰邑時尚見之吳子格說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者挾幻術為人禱福橫於鄉里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某為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求請勿治之且掇奇禍高愈怒梓吏下與巫對



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覺面微腫攬鏡照之漸漸浮滿僅存眼縫如綫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為必拜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茅屋巫出迎高叱從卒縛之於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悉焚之巫偃然自如後入其室搜出小笥內有茵褥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毆掠無完膚矣高面漸平復如初執之以還明日白于府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

投之江仲秉說

董氏子學法

信州貴溪龍虎山世為張天師傳正一教錄之地而後山巫祝所習謂之南法乃邪術也能使平地成川瓦石飛擊敗壞酒稼鼓扇疾疫其諸小伎作戲更多吾鄉樂平白石村董氏子年少輕浮肆求侮惑婦女之術得一呪訣能使婦人自脫衣裳喜狂求欲欲驗其信否於妻試之便覺遍身奇痒又若蜂蠆入懷爬搔拂撮無可柰何巫脫上表至於褻履皆自墮遂登

體皆滑捷如油蓋向來貪於巫還家試法不暇問其返服之法窘挽經日告妻將再往盡其術妻不勝羞愧自縊而死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禱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鷄犬不容紹興三十年客僧到方解包會隣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入歛時寺衆盡出唯此客僧獨往得錢七百以還既而衆歸知之相顧嗟愕至暮悉避去客不悟也饑甚入厨取食畢自閉三門入佛

殿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一聲霹靂繼作而窓櫺間月色如晝俄聞鈴鐸音若數壯夫負巨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墜遂悄然無聞天明出視得四紙入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為之漫摺於懷中少頃衆至見之爭問夜所觀客具以本末告之且說此人習邪術既不能害人却當自害試往扣則秀才曰體如刀裂而死矣寺以告縣遣巡檢索忠體究其事云王克老說

張妖巫

安源懷金鄉巫者張生善為妖術能造禍福每於富

室需索錢不少不如意則距躍踴跳名曰打筋斗此家隨即病瘡痍或致死亡以是莫不畏憚士人汪廷瑞慕其得財之易從而佐佑之大書一榜曰朝天門揭之所居巫頂高冠着大袖緋袍繫黃大帶每日升高座縱談禍福隨從祇承三十餘輩縣手力汪早嘗過門怒其不燒香遣人押回取問汪云容洗手致敬既焚香鼻復命左右縛之汪云不可若有符法當使陰兵執我於虛空而加箠擊不然即去白縣官遂得釋汪徑具詞白縣縣宰洪應賢追逮至廷詰其妖妄對曰所行乃天心正法最善療人疾病初非妖也詞



清江雜錄卷之三十一 妖巫 四 九

色倨傲。宰白汝會打筋斗。如能躍過鼓樓。即放汝始。惶懼亟拜。乞哀命。囚于獄。明日躬往訊鞫。且持正一錄。中降魔印在手。而語之曰。汝常謂有神通。知未來事。知吾手中之物乎。錯愕無以應。立杖之二十。逐出境。初巫創造法院。斂民錢幾千緡。悉括入官帑。充月椿邑人爲之相。賀廷瑞懼罪。亦徙他方。

神霄宮醮

林靈素於神霄宮夜醮。垂簾殿上設神霄玉清東華帝君及九華安妃韓君丈人位。至三鼓命幕士撤燭。初聞風雷繞簾。若有巡察。繼見火光中數輪。



離地丈許。翔走空中。仙靈跨躡龍鸞環珮之聲。鏗然可聽。俄聞雲間傳呼內侍姓名者。全類至尊。王音擲下。所書符篆墨色猶濕。已而寂然如初。始復張燭。先列酒滿大銀盞。至是罄無餘。瀝果拌殼核滿地。是時都人相傳靈素神異。雖至尊亦敬嘆。不知所以然。葛楚輔丞相云。紹興末年。湖州旌村曹巡檢京師人。故隸名宿衛。能談宣和舊事。嘗言鄭太師家命道士章醮。別有道人來。晒其無術。請卽掃潔。廷宇先期齋戒。盛具鋪列。明日初夜。家人肅立。廷下。內外警效不聞。忽仙樂玲玲。從空而來。乘綵雲下。至祠所。伶官執笙

蕭合樂于前。女童七八人，履虛而行，歌舞自若。而神官仙衆，逍遙于後。頃之，雲烟蔽覆，對面不相見。大聲如淨鞭鳴蹕，隨即寂然。道人不復見，供器皆用金銀，並無一存。鄭氏知墮術士計中，又畏禁中傳說，謂其夜祭神誦言，蓋此夕為奸詐者盡散樂也。烟雲五色，焰硝硫黃之屬，如戲場弄獅象，口中所吐氣，女童皆鈴索踢弄。小侶先繫索於屋角獸頭上，踐之以行。故望見以為履空。其他神仙悉老伶為之，巡檢亦伶中人也。然則神霄之事，疑若此云。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辛集

夢幻門

蘇文定遊仙夢

熙寧十年，蘇文定公在南京幕府。四月一日，以臥病方愈，忽忽不樂，因起獨步于庭。天清日高，命僕曝書，閑取山海經，隱几而誦，不覺假寐。夢薄遊一所，樓觀巍然，朱碧晶瑩，叢以奇花香草，雜以丹霞紫烟，入其門，登其堂，門之榜曰神府堂，之榜曰朝真自堂。趨殿，殿名篆體難識，旋臨一閣，閣名甚高，不可辯。左碧池，右雕闌，中有一亭，几案酒榼悉備。九人聚坐其間，所